



穿着志愿军各式军服的志愿军高级首长(右三为彭德怀司令员)

中国人民

志愿军

文/王忠东

军服考



志愿军坦克兵服装



志愿军空军军服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侵占我国台湾。7月7日,以美军为首组建“联合国军”,悍然干涉朝鲜内战,并使战争升级。在此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7月13日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此时的“东北边防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其他部队一样,正在用五〇式军服替换原来的杂式旧军服。

入朝前,我军首次换装“五〇式”

五〇式军服是解放后我军第一次正式装备的军服——它是全军统一装备、统一制式、统一标准的军服,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分级别、分军种、分用途装备的军服。在此仅就陆军军服略说一二。陆军军服按种类分为军官士兵常服、大衣、女式军服、雨衣、特种兵工作服、战车服等。按级别分为将校服、尉官服、士兵服;女军官服、女士兵服。五〇式军服自1950年装备部队,到1955年被五五式军衔军服替换,再到1957年全部更换完毕,其间几经变化,这里提到的只是最初的样式:

军官常服,由大檐帽(平帽顶,高帽墙,在帽墙正面缀八一五星帽徽,帽瓦上下有本色牙线,黑色皮制帽饰带)、布料上衣(立翻领,前襟缀五颗嵌有八一五星的金色铜扣,两个上挖袋,散袖口,散下摆,后身有两条弧形缝线)、西式军裤(说是西裤,实际上还是帅裆裤)、黑色高腰牛皮鞋等组成。大檐帽、军服用料最初规定全部用平布制作,后军委又规定,陆军团级以上海

空军营以上干部、海校学员、伞兵的军服改用呢子制作。师级以下军官(舰艇军官不含)扎牛皮制或革制或帆布制武装带(当时叫腰带)。

士兵常服的样式与二战期间苏军野战服一样,小翻领、套头式、前襟上部开口缀三颗纽扣、两个带扣的上挖袋、紧袖口、散下摆,裤子为小囊马裤(实际上是裤裆更大的裤子,裤腿有收口),用料多为正宗国产老土布,系扎帆布制武装带(铜制带头)。士兵军帽原规定为大檐帽,但1951年后改为解放帽;军官也是大檐帽、解放帽通用,未见有明确的规定。士兵套头服于1953年起废止。

女军人军服中,团以上女军人的军服与男军官基本相同,但一般不戴大檐帽。其他军官、士兵的冬服上衣是列宁服(大开口立翻两用领、前襟双排十颗纽扣、两个下斜挖袋,腰身有布制腰带,散袖口散下摆,样式与九二式女冬服相似),夏服为薄料的列宁服,后又改为连衣裙样式,与原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的女兵军服样式相同(立翻领,前襟上部开口系三颗纽扣,长袖,紧袖口处系一颗扣,中腰有布制腰带,裙子下摆长及膝盖以下)……应该说,五〇式女夏服是我军历史上最漂亮的女军服之一。

军鞋分军官皮鞋、士兵翻毛皮鞋、女式皮鞋、布鞋、女式布鞋、解放鞋等。

五〇式军大衣分为师以上干部呢料军大衣、棉大衣、皮大衣、舰艇大衣等种类。高级军官呢大衣是苏式的:开关两用大翻

领,领子是呢制的,有时也配有皮毛套领,前襟双排12颗纽扣(有铜扣有胶木扣),两个有盖的下挖袋,后身有中腰装饰和两个装饰扣,后下摆大开衩,下摆长及膝下,肩部的垫肩很大。面料有礼服呢、高级大衣呢、粗毛华达呢等。

棉大衣、皮大衣的样式一般为前襟双排十颗纽扣,两个下插袋,没有其他装饰,面料有斜纹布(军官)、平布(士兵)、羊皮等等。舰艇大衣实际上就是苏联海军大衣的翻版,样式与高级军官大衣相似,但肩部较低、下摆较短,士兵的是单排扣。

1950年制定的被装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年发单军帽(大盖帽或解放帽)1顶、棉帽1顶、单军衣2套、衬衣1套(干部为2套)、棉军衣1套、布鞋6双、胶鞋2双、棉鞋2双,等。

穿着朝鲜人民军军服出境作战的志愿军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疯狂北犯。至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并继续向中朝边境推进,并频繁轰炸中国边境城乡。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开始分批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与很多影视资料里志愿军官兵穿着厚厚的冬服、拿着崭新的苏式武器,在军乐和鲜花中“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同,此时入朝的志愿军官兵是在“人无声、车无灯”的情况下进入战火硝烟弥漫的朝鲜国土的,大多数人穿着的则是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只是一般不佩戴朝军的军衔肩章。

其实在1950年至1953年间,我志愿军官兵一直有穿朝鲜人民军军服的,不仅在朝鲜时穿着,很多志愿军战士在参加志愿军代表团回国时,也是穿朝鲜人民军军服的。为此,笔者把当时的朝鲜军服也介绍一番:

当时的朝鲜人民军陆军军服分校以上军官礼服、军人常服、野战服、工作服、大衣等种类。军官礼服为夏白冬绿(草绿),直领、五个铜扣、两个上挖袋、后身有两条弧形缝线,袖口有等级饰带,为“八”形弧线,将军为金色,其他为军兵种色;用料将官以上为高级礼服呢,其他为礼服呢,夏季为纯毛哗叽和毛哔叽。戴金色的礼服肩章,下着海蓝色马裤(不分军种、季节),将军有两条宽的饰带,陆军为红色,空军为天蓝色;校官为一条饰带,军兵种色。列队时着马靴、武装带、白手套。军官常服的样式与礼服基本相同,但用料标准有所降低,尉官以下为布料,战士常服为套头式、直领、散下摆、铜扣。夏季野战服是套头式、小翻领、紧袖口、下摆扎入裤内、用胶木扣,戴常服肩章。

因为志愿军入朝时在冬季,官兵均着冬季野战服:战士的冬季野战服样式为有纵纹线的棉袄、棉裤,棉袄前襟很大,向右盖住了整个前胸,用扣袂扣合在右肋处的五颗光面铜扣上,样式极像我国北方农村妇女的大襟棉袄。将军、校官的野战服为粗呢料、古铜色胶木扣;尉官野战服样式与士兵夏季野战服相似,但下摆露在裤外。校官、尉官着野战服扎武装带。大衣样式与我军大衣略同。

朝鲜人民军从建立起就有军衔等级。朝鲜人民军军衔主要用肩章表示,分军官礼服肩章和常服肩章。军官礼服肩章为金色铜丝编织版面,陆军红边、空军天蓝色、海军黑色、边防部队

绿色、警察紫红色,缀银色铜星,大将、大校、大尉四颗(二纵二横,与我国一级上将的星排列相同。1953年后大将改为纵向排列);上将、上校、上尉三颗(前期三角形排列,1953年后改为纵向排列);中将、中校、中尉两颗(纵向);少将、少校、少尉一颗。校官有两条军种色纵线、尉官一条;铜制金色肩章扣图案,将官为国徽,校尉官为军徽。版面图案将官为大斜纹花饰,校官为斜纹布图案、尉官为砌墙图案。

常服肩章,军官为草绿色版面,肩章扣、星徽原是铜制的,1951年校尉官改为古铜色胶木扣、刺绣星徽。士兵肩章为半软体,版面无图案,有军兵种色边线,准尉一纵一横红杠,上士一宽横条,中士三细横条,下士二细横条,上等兵一细横条,列兵无横条。平壤警卫部队另有一种阅兵服士兵肩章,硬板,饰条为金色。

我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中,师以上干部一般穿朝军的将官军服,团营干部一般穿朝军的校官军服,连排干部一般穿朝军的尉官军服。战士中,除先头部队士兵穿朝军的士兵军服外,其他的一般穿原来的军服。各先头团一般佩戴朝鲜军衔肩章。

此时,志愿军总部也已前出到朝鲜党政军总部所在地,彭德怀已经和金日成会面。志总中,除彭总和他的机要组、警卫排外,其他官兵全穿朝鲜人民军军服。据说,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身材高大,在沈阳换装时找不到合适的将军服。到朝鲜后,同样高大的朝鲜副外相南日上将自己的军服送给洪将军,才算了事。

10月25日,志愿军歼灭韩军一部,由此将这一天定为志愿军赴朝参战纪念日。

正是由于我军身着朝鲜军服,使敌人没有及时发现我军,只是敌空军向联军总部报告:不知从哪里又出现了大量朝军,四处乱窜(他们把我军进占战略要点的行动看成“四处乱窜”,可见其骄狂的程度)。



入朝初期穿着朝鲜军服的志愿军三十八军首长



穿着朝军冬季野战服的志愿军三十八军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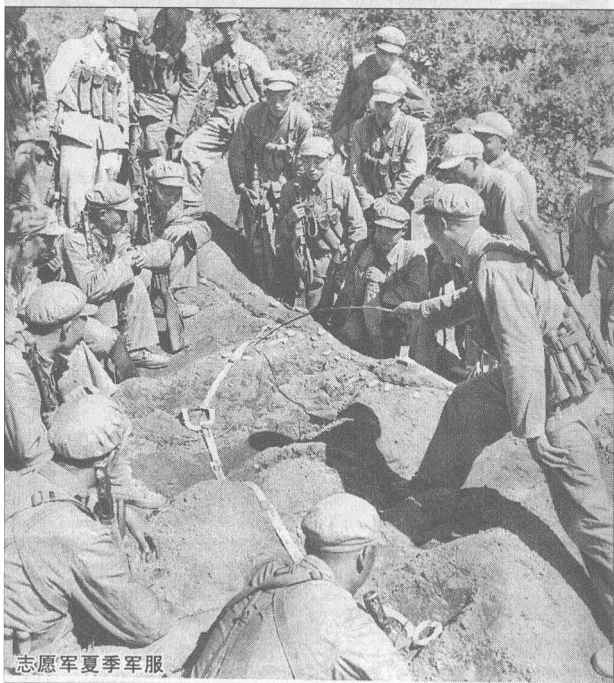
当时,我军入朝部队都没有带大衣和冬季用的大棉被(这也是以后九兵团大量出现冻伤的原因)。这时朝鲜已经进入隆冬天气,我军前线官兵发扬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不畏敌军空地一体的强大火力、不畏滴水如冰的天气、不畏三天无粮五天无弹的巨大困难,在毛主席、彭总的英明指挥下,如排山倒海般陆续发动五次战役,将拥有强大火力、技术优势的美李军队从北纬39度至40度一直逼退到北纬37度附近,使美军遭到了有史以来“距离最长的撤退行动”,损失了在朝战中级别最高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使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发出停战谈判的“请求”……

在战争环境中,志愿军军服自成风格

惨烈的战争中,我方的前线供应时断时续。于是志司指示前线部队可以用老式军服代替五〇式冬服和人民军军服,这里说的老式军服是指我军部队在解放前普遍装备的中山装式军服:上衣为中山装式,干部四个明吊袋,战士或两个上明吊袋或两明两贴;裤子,干部的或两个口袋一个后袋或只有两个口袋,战士的一般没有口袋。为区别敌友,前线部队有时在军帽、臂膀上戴个红星/红臂箍以示区别。

停战谈判开始后,战场形势有所缓和,我军的军需装备也有所改善,我志愿军部队开始逐步换发五〇式夏季军服,但不戴大檐帽、胸章,前线部队的呢子军官服也只发到师一级,战士换着五〇式陆军士兵服(套头服)。

通过1950年冬季和1951年春夏的战斗,军需装备的一些问题逐渐显露:士兵服(套头服)透气性较差,负伤后不易卸脱,影响战伤救治;棉衣(老棉袄)易滚花成堆,易刮破,影响保暖;栽绒帽没有听孔,影响防空防炮;毛皮鞋腰矮,容易灌雪……这些意见和反映,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很快,一套适应志愿军战斗、工作的军服研制成功:战士夏服改为前开襟;棉衣棉花扎在里子布上,明缝绗线;军服的肩、肘、裆、膝等部位加扎一层布;棉服袖口、裤口加钉能调节的扣袢;棉帽(栽绒帽、皮帽)加听孔和护



面;加高毛皮靴的靴腰……新式冬装当年就装备了志愿军前线部队。

同时,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示:给志愿军的军服一定要用新棉花、优质棉花,棉衣絮片要比国内的厚。同时苏联军方也价拨给我军大量的苏联二战时期的防寒物资,从此,我军的冬季军需装备开始发生质变,甚至于开始优于敌方。

于1951年秋冬开始装备部队的志愿军新式军服已经和五〇式军服大相径庭,也更适合朝鲜战场的战争环境了。它按季节分为夏服、冬服和大衣,按等级区分高级干部服、干部服、战士服,但在性别区分上则淡化了许多。

志愿军高级干部(主要指师级以上干部)夏服、冬服、大衣,和国内部队的五〇式军服相似,但不戴大檐帽,夏季戴解放帽,冬季戴皮帽或栽绒帽(有檐、无檐的均有);不戴帽徽和胸章;纽扣也较随意,有四眼胶木扣、光面胶木扣或光面铜扣;夏服一般为棉平布,冬服为了罩在志愿军专用厚棉衣的外面,也就更为肥大。大衣一般是棉、皮大衣,穿着呢大衣的时机甚少。军裤夏季为散腿裤,冬季为呢制马裤或棉马裤。军鞋为高腰皮鞋或高筒皮靴。

志愿军干部、战士的夏服样式与五〇式不同,均为前开襟,五颗纽扣(纽扣种类较为繁杂),干部四个挖袋(上袋有袋扣),战士两个上挖袋有袋扣,散下摆,散袖口。军裤为散腿裤或马裤,同时扎绑腿,鞋子有解放鞋、布鞋、高腰皮鞋等。冬服为新设计的样式:加厚、戴听孔的栽绒帽(有檐、无檐的均有);直领带扎道的厚棉衣,前开襟,五颗纽扣,干部四个口袋,战士两个上袋,散袖口、钉能调节的扣袢;带扎道的马裤式厚棉裤,裤脚钉能调节的扣袢;穿加高、加厚的毛皮靴。大衣的样式与国内部队的战士大衣相同,但加厚,用皮毛领。

志愿军中的女军人,除穿列宁服、侧开口裤子外,其他与男军人相同。

志愿军配发新军服后,结合作战频繁、军服磨损严重的实际情况,其被服供应标准在国内部队的标准上,增发:衬衣1套,线袜2双,毛巾2条,棉胶鞋1双,米袋3条,防滑脚码1付;毛皮鞋,雨衣,水壶,挎包等,一年一发。1952年转入防御作战后,被装物资消耗相对减少,又对一些品种进行了适当调整,以满足一线作战部队的需求。

1952年,志愿军军服又有了一些变化:下发新冬服,即在1951年冬服的外面罩上了一个平纹布面子,使棉服绗线不再现露在外面,同时不分官兵均有4个带盖和铜扣的挖袋,领子也改为小翻领,领内絮有棉絮;军服上的纽扣均改为光面铜扣。转入防御作战后,部队被装物资消耗相对减少,志愿军后勤部门对一些品种进行了适当调整,以满足一线部队的需求。

志愿军特殊军、兵种专业的服装

在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包括苏联空军)一般都着志愿军空军军服——大檐帽(不带空军飞翼帽徽)、五〇式黄绿色上衣(与以后军服的主要不同:两个上兜,铜扣,后身有双弧形缝线)、蓝色军裤,战士的军服样式与陆军士兵基本相同。

在朝鲜战争时期,我公安部队有几个师、团曾入朝,其军服与一般志愿军的军服相同,但佩戴印有中朝文“公安”字样的长方形臂章,红底黑边(以后改为黄色边)黑色(中文)金色(朝文)

字样,同时还有“警备”、“交通”、“纠察”臂章,管理战俘营(一般在我国东北)的分队佩戴印有中、朝、英文“战俘营”的臂章。在谈判现场执勤的我公安部队官兵着装与一般部队无异,但佩戴印有中、朝、英文“警备”的红底金字袖章。

志愿军中还曾编有海军部队: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海军办事处、几个岸炮连、几个鱼雷艇中队。为了保密,我海军人员全穿着朝鲜人民军海军军服、佩戴朝军军衔,其中,我海军安东海校常务副校长、志愿军四十军代军长、西海岸防御指挥部海军办事处主任张学思曾佩戴海军少将军衔(和他在1955年被正式授予的军衔相同)。

志愿军卫生部队,在入朝参战时,没有专用的符号、徽章,但随着战争日益惨烈,进入阵地战相持阶段后,我卫生员在前沿实施救护时,极易被敌狙击手射杀。我谈判代表向敌方提出抗议,美方代表要求我卫生人员按《日内瓦公约》打白旗在前沿活动——这是我方所不能容忍的——东方人认为“白旗”即投降。于是,我卫生人员开始佩戴白底红十字臂箍,以示与战斗人员的区别。但美李军队仍继续狙击,当我方再次抗议时,敌人竟辩解:臂箍在战壕内,无法看见……实际上,在绞杀战时,我方车顶标有明显红十字符号的运送伤员的列车也遭到敌机的野蛮轰炸、扫射。为了揭穿敌人的鬼话,我方开始为前沿卫生员配发红十字帽徽(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符号)——铜制圆形符号,白底红十字,外围点状花边。

1953年7月27日,经过我军的金城战役的震撼,敌人终于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了,朝鲜半岛上持续了三年的枪炮声终于停息了。

停战后,志愿军部队开始换着经过改进的五〇式军服。

五〇式军服,经过几年来的改进,与最初的样式已有较大不同,主要有:取消战士套头服和大檐帽,战士军服改为前开襟(还发过直领式军服),军帽改为解放帽;女军人下发无檐软帽(帽顶镶本色牙线)和小翻领上衣(三颗纽扣,两个下挖袋);因原计划1953年实行军衔制,当年下发的军服都有肩章扣眼和肩章袢;冬服都改为1952年冬服的样式;为文工团、军乐团制定了专门的演出服(由大檐帽、套头式上衣、马裤或长军裙、马靴、武装带、白手套等组成,整套军服由纯棉斜纹布或粗纺毛料制作,颜色为棕绿色)。以上军服与1951年定制的志愿军军服同时使用。

志愿军胸章和志愿军军衔

在一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我志愿军官兵无一例外地都佩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甚至是“简体字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志愿军从入朝作战到1953年7月停战,是不佩戴胸章的——彭总停战签字时也是没有胸章的。停战后,才由总政、政政批准,佩戴志愿军胸章,大体于1953年10月开始佩戴。胸章是一块长方形白布条(双层布,表面四边有白色扎道),佩戴在左胸衣袋上方,印有黑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繁体字(从右向左书写)和红色的边框,背面印有四个红色表格,从上至下依次为:部别、职别、姓名、使用年度,个人资料一般用钢笔、毛笔填写。朝鲜政府作为礼物,曾赠送给志愿军军职以上军官“绸缎胸章”,该胸章除用料为绸缎,背面印有中朝文字“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外,其他与一般胸章相同。



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志愿军是各国公开或秘密参战军队中惟一没有军衔制度的,尽管有的军人曾佩戴过朝鲜军队的军衔肩章,有的军人在停战谈判时曾被委任“工作军衔”。

1955年9月,中国实行军衔制度,志愿军的高级军官被授予:志愿军上将、志愿军中将、志愿军少将军衔。1956年9月,在志愿军全体部队中开始评授军衔,从该年10月25日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佩戴军衔标志。有趣的是,部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志愿军兵站工作的军官、士兵也被授予了志愿军军衔,而不是解放军军衔。

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战斗、工作过的元帅、大将、上将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名:彭德怀;

大将1名:陈赓;

上将15名:邓华、杨得志、洪学智、韩先楚、李克农、宋时轮、甘泗淇、周纯全、许世友、杨成武、刘震(空军上将)、李达、王建安、黄永胜、董其武。

在1955年至1965年间另有300余名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战斗、工作过的解放军高级军官被授予中将、少将军衔,或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被授予志愿军上将的有:杨勇(时任志愿军司令员,1958年回国后改授上将军衔)、李志民(时任志愿军政治委员,1957年回国后改授上将军衔)、王平(1955年授上将军衔,1957年到志愿军任职,改授志愿军上将,1958年回国后又改授上将军衔)。另有近百人被授予志愿军中将、志愿军少将军衔。★

(本文图片选自解放军画报社1959年版《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责任编辑:余戈